

关于科学界若干矛盾的哲学思考

陈家宽 陈祥美

近代科学史上，欧美的崛起和我国的落后是个事实。科学落后的原因不光要从科学发展史中去寻找，还应当把它放到社会背景中去考察。科学的发展不但受科学发展内在规律性的支配，还与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相关联。

竞争与协同 竞争与协同是最易遇到的一对矛盾，没有竞争，则死气沉沉，不行；没有协同，内耗严重，更不行。当前科学界过分强调了竞争，而忽视了协同。有人大力提倡室与室竞争，系（所）与系（所）竞争，大学与大学竞争，在竞争中垮掉的单位应自认倒霉。适当的竞争是必要的，但在分散主义严重的我国，在科学发展到需要高度合作的现阶段，更重要的应强调协同。现在的趋势是不但需要国内不同部门之间的合作，也需要广泛的国际合作。

1965年，我国用化学方法合成了含有51个氨基酸的胰岛素，这一卓越成果是以纽经义为首的一个协作组，包括上海生化所、上海有机所和北京大学生物系三个单位的科研成员，协同作战的结果。

著名的“阿波罗登月计划”先后共动员了120所大学、2万家企业、400万人参加，耗资240亿美元。登月计划的成功标志着空间科学的巨大进步，也是管理科学的飞跃。同时，它刺激并依赖一大批科学技术的合作。

“协同”比“合作”更有用，因为协同不但强调合作的必要性，更意味着共同繁荣，共同进化。

改革与稳定 不改革科学界就没有出路，这一点大多数人赞成。但科学界要改革的东西很多，涉及面广，复杂得很。某方面有改革的必要性，并不等于已具备了改革的可行性。在改革中，大家还没有充分注意到科学事业需要相对的稳定性。在每项改革之前，应当研究一下我国科学界可能接受此项改革的强度有多大。

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有“无为而治”的主张，强调不要过多的人为干扰，事物内部有自我协调机制，会有走向有序（理顺）的能力。

前一阶段，高校的某些改革有些折腾人。一会儿定编，牵制了领导与教师的注意力，实际上没有调出多少人，却伤了一批人；接下来又搞学衔和职称双轨制，文件还没有来得及执行，又加以否定；现在又搞聘任制，究竟有多少人没被聘任？结果造成人事上过大的波动，而实效甚微。

一项改革措施要实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至于巩固则更花时间。过于频繁的变革会导致许多变革流于形式，甚至使十分必要的重要改革失去广大群众的心理上的支持。

增长与极限 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速度必然会有许多制约因素。科学界也有追求高速度发展的倾向。这几年来，在工农业大发展中我们已痛感人才缺乏、资金短缺、能源不足、交通紧张、管理水平低下等一系列制约因素。科学发展中同样会遇到类似限制发展速度的因素，对此不加考虑的话，制订规划和确定项目就会脱离我国实际而冒进。应当承认，每个时期科学发展速度都会有个极限，即科学经费、人才、实验设备、已有工作基础等方面允许发展到的最高水平。目前条件下，我国科学事业发展速度极限在哪里？如果对极限较清楚了，就有可能在制订科研规划和控制发展速度时有个科学依据。

总之，我们已注意到在发展我国科学事业中的非科学的倾向。如果我们不把科学活动放到与其密切有关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背景去思考，不去努力分析科学发展必然遇到的矛盾，那么，从事科学研究的或指挥科学研究的人都有可能犯违反科学规律的错误。

（责任编辑 慧超）

（下转第42页）